

汾阳路： 在马路铺就的五线谱上，奏响时间的乐章

本报记者 姜方



写下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

和不少上海的小马路一样，汾阳路不长，也不宽。在与之毗邻的淮海路中路的映衬下，它显得更加静谧，仿佛时间也突然停止。道路两旁粗壮的法国梧桐背后，掩映着现存上海最老的全木结构独立式花园洋房海海关俱乐部，由匈牙利建筑师诺达克设计的海关税务司官邸，还有如同欧洲城堡般的海上小白宫。它们至今保存着昔日风貌，是这个城市里独立于那些高楼的存在。

而其他沪上小马路不一样的是，因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存在，在汾阳路这条人们口中的“音乐之路”上，可以见证它如何写下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。

汾阳路20号，始于1927年的上海音乐学院位于这里。近代上海的音乐发展史复杂而丰富，其中有多少值得被铭记的往事，就是在上音的校园里发生的。这所学院所留存的中国音乐界“和毅真诚”的优秀传统，由蔡元培、萧友梅、黄自等人开启，尽管经历战火和岁月变迁，但经由贺绿汀、丁善德、周小燕等几代人的传承，一直延续发展。走在路上，耳边仿佛响起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的旋律。这首奏响世界的名曲彼时就诞生在上音，它的题材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。在那之前，从没有人料想到越剧能被创造性地用在交响乐里，还能与水乳交融地那么妥帖、那么美。恰同学少年，半个多世纪前，学越剧的何占豪和学作曲的陈钢及其他师生一起，在汾阳路上创作出了《梁祝》，首演时由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，如今它早已是中国的一张响当当的音乐名片。据陈钢回忆，当年的上音学派林立，教授们的学术渊源既有德国派，也有美国派和法国派，后来还加上苏联派。师生、

同事之间相互敬重的温情，以及活泼的学术氛围，一直深深存在于他的脑海里。

站在汾阳路20号的大门朝里望，两幢毗连的红色小洋楼浑然一体，这里曾是上海滩闻名一时的犹太人俱乐部。如今左边为上音办公楼，右边为贺绿汀音乐厅。上音人口中的“贺厅”是上音的灵魂所在。白天的她默默守护校园，为学院里的师生服务；夜晚的她在金色灯光映衬下，红白砖瓦熠熠生辉犹如穿上盛装。“贺厅”迄今经历了三次改造：1958年后改建成为上音大礼堂，原本旁边还设有小礼堂即现今的贵宾休息室；上世纪70年代进行了一些声场优化，增加了吸声处理，安装了水泥木丝板；2002年在在大礼堂的基础上原拆原建，为确保音乐厅的净空高度，保证声场空间，调换了舞台方向。今天的“贺厅”建筑面积4357平方米，舞台面积125平方米，拥有744个座位，建筑和声学设计参照了世界一流的维也纳金色大厅，音响效果极佳。

“贺厅”里留下包括周小燕、郑石生等上音名师动人的身影；“贺厅”曾接待一大批世界友人，改革开放初期小提琴大师艾萨克·斯特恩就到过这里。“贺厅”也留存着无数师生宝贵温暖的记忆。声乐系教授方琼回忆，最让她恋恋不忘的就是大礼堂里每年年底举行的新年音乐会。“记得有一年，大家在‘贺厅’门口点起几堆篝火，搭着台表演，虽然上海的冬天很寒冷，但每个上音人的心里都暖洋洋的。”现在的“贺厅”在功能上，对内承办各类音乐节、讲座和大师班等，包括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、上海室内乐艺术节、上海国际打击乐周、上音国际钢琴大师班等；对外则承接许多大型优质演出，为市民提供社会音乐教育的平台。

备受世界瞩目的“音乐之路”由此可期

走在汾阳路上，常常能听见琴声和歌声穿过梧桐树飘来。一个又一个背着琴的年轻学子，沿马路走进上海音乐学院。抬起头，才发现上音的新教学楼就在曾经的犹太人俱乐部旁边，两者看上去难分新旧。2007年11月27日，在上音建校80周年的喜庆日，举行了新教学楼的落成仪式。这栋新建筑的外立面造型采用隐框幕墙式凸窗和浅黄色石材墙面，以模拟黑白琴键的形态，建筑平面则以相对完整的三个建筑组合斜向展开，形成错落的韵律和节奏，与周围的街道、校园内其他老建筑形成了协调的对话

关系。与建筑一起“升级”的，还有汾阳路上的音乐人们。这几年，他们又试着用音符去记录这个时代的点滴，比如金承志和他的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。近年来，上音启动“双馨双成”“育才辈出”“音才助飞”三项人才支持计划，开展“人才蓄水池”工程，大力培养卓越人才队伍。多媒体交响剧场《丝路追梦》、音乐剧《海上音》、音乐剧与歌剧《汤显祖》、歌剧《贺绿汀》以及《“中国梦”歌曲传唱系列》等重大题材原创作品接连将中国传统音乐推向世界。“音乐开放周”“上

▲1957年的普希金铜像(资料图片)
▲汾阳路、岳阳路和桃江路街心的三角地带，竖立着一座普希金铜像。图



▲汾阳路街景摄影：叶辰亮



▲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摄影：叶辰亮



剧艺术和音乐舞台创新实验新中心。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林在勇许下约定，邀请世界音乐人于未来访问上音歌剧院。他说：“这里会成为全世界最棒的音乐展示舞台之一，上音将准备好优秀的作品欢迎大家的到来。”目前，针对复兴中路-汾阳路区域进行整体改造的计划已经提上日程，这里会被打造成国际音乐文化街区，集聚国内外知名音乐机构，引入音乐机构总部和大师工作室等。时间的乐章将继续在汾阳路上奏响，一个备受世界瞩目的“音乐之路”由此可期。

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汾阳路，那一定是：音乐的符号无处不在。

音乐为它染上浪漫的诗意，上海音乐学院、乐器店、巷子深处的文艺场所……悠扬的琴声和歌声从中传出，通过密密匝匝的青绿树枝，荡漾在马路。不经意间，便能邂逅背着大提琴、小提琴或手风琴的学子。

汾阳路上的故事，宛如一个个灵动的音符，在短短815米的五线谱上，奏响时间的乐章。

马路往事

若阳光正好， 就用一天的时间品味这条小路

李鹏程

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条承载着青春的小路，多少年过去，那里还是梦往神游的终点。2012年，我在上海音乐学院硕博连读，从宛平路的硕士生宿舍搬到汾阳路的博士生宿舍。不久后，我写下一篇随笔，记录了校园内外的市井日常，引起许多校友的共鸣。

如今回到这儿驻足，卖碟胖子还在穿着禅衣看报纸，复印店小王子依然日夜重复着他的动作，笑靥如花的凯哥还会出现在母校的节庆场合，寒窗苦读的博士已功成名就，卖花姑娘早已不见踪影，猫咪还在大人物的雕像旁一梦多年……

91年前，先生们在上海建起中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高等音乐学府，它在战火硝烟中几迁校址，直至1958年才在汾阳路扎下根。在外人看来，这个校园一直很“洋气”——无论是原犹太人俱乐部和原比利时驻华领馆这两幢古老的欧式建筑，还是正在拔地而起的上音歌剧院，都把这个词放在了面上。尽管不同时代对“洋气”二字褒贬各异，但这里的人们最在乎的只有一件事：艺术。

很多密布法国梧桐的上海街道都很洋气，但仅有815米的汾阳路一定是最具艺术气息的。我并非指音乐学院两边鳞次栉比的琴行，那是混迹于艺术中的商业。若哪天阳光正好，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品味这条只需十分钟就能走完的小路。

就以普希金纪念碑作为起点吧。普希金逝世百年时，俄国文艺青年们凑钱为偶像建起一座半身像。又近百年过去，以雕像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街心花园，人称“诗人角”。角落有条400米左右的东平路，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隐藏其间，在我眼里是更为精致典雅的“小汾阳路”。

走进汾阳路，左侧第一个花园住宅建于1924年，后成为白崇禧的府邸，故名白公馆。其子文学家白先勇十岁时曾居住在此，他回忆道：“搬到法租界毕路路，开始复学，在徐家汇的南洋模范小学念书，才真正看到上海，但幼稚的眼睛像照相机，只要看到，咔嚓一下

就拍了下来，存档在记忆里。”这一年，白先勇生平首次在美国大戏院观看昆曲《牡丹亭》，这次美妙的艺术体验成为他后来写作《游园惊梦》、策划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源头。

白公馆曾先后驻扎过上海中国画院、上海越剧院、越友酒家、宝莱纳餐厅，各路艺术家在这儿饮酒论艺，留下美好的回忆。由于对面是全国知名的五官科医院，门口常年车水马龙。汾阳路周边老公房的租客大多是两类人群：病人家属或者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、附中的学生家长，他们在这寸土寸金的地盘紧紧攥着各自家庭的希望。前者每天在巴巴馒头店门口排队，后者偶尔会奖励给孩子一顿奢侈的西餐。

再向前一个路口，右侧是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，建于1905年的海上小白宫里陈列着数百件雕刻、织绣、戏服展品，曾吸引各国达官贵人前来参观。对面不起眼的小院子里，坐落着上海艺术研究所——若非曾进去领过稿费，我路过多少次都不会注意到这里还藏着一个低调的研究机构，默默记录着这座城市艺术点滴。

上海音乐学院对面有一幢西班牙风格的花园洋房，先后作为海关税务司官邸和海关专科学校，现在是汾阳花园酒店。穷学生们大多只能对着高档酒店垂涎三尺，然后埋头走进隔壁的九弄居民区——这里被戏称为上音学生宿舍，数不清来往过多少届的音乐学子，里面的琴声在白天从不间断，未来的中国音乐家故居想必会集中在这平平凡凡弄堂间。

在地图上毫不起眼的汾阳路是艺术家的天堂，这里的建筑和历史诠释了什么叫“大隐隐于市”。在我看来，汾阳路是“上海左岸”，其尽头的淮海中路是“上海右岸”。塞纳河右岸的商业街可以复制到世界各地，左岸的艺术胜地却是巴黎独一无二的名片。但愿“上海左岸”可以一直保留这份静谧，隐匿于周遭繁华之间。

(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博士、现为浙江音乐学院教师)

相关链接

汾阳路上的花园住宅， 每栋都有说不尽的上海故事

作为历史老街，汾阳路始建于1902年，为法租界越界所修，当时以法驻华公使命名名为毕路路，1943年10月改为汾阳路。在汾阳路上，这一栋栋绿树掩映下的花园住宅，透露着上海的文脉和气度，记载着时代的旧梦与新象。

海上小白宫：

汾阳路79号的高墙深院内，藏着一座典雅庄严的白色建筑。这里原是法租界公董局的官邸，建于1905年。整幢建筑的外墙以凿平的石块作贴面，看上去犹如一座古城堡。由于它的色彩、造型和美国华盛顿的白宫颇为相似，故被称为海上小白宫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入驻此地。1963年5月，在陈毅的关心下，上海民间最优秀的工艺美术家相继在此工作和传艺，同时还在这里建立了工艺美术陈列室。1980年，经过重建的上海市工艺品研究所迁入这里，并在大楼内设立工艺美术博物馆，陈列和销售研究所收集与自己研发的工艺品，吸引了众多国内外观光者前来参观和购物。美国前总统里根、英国前首相希思等曾光临此地，在参观工艺品的同时，也对这幢华美的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这里还是现成的影视拍摄基地，《宋氏三姐妹》《南征北战》《大雷雨》

《聂耳》等影视作品中的某些场景，都是在海上小白宫拍摄的。

海关俱乐部：

在汾阳路九弄三号，竖立着一幢带有英国浪漫主义建筑风格的两层小木楼，它是建于1898年的海关俱乐部。这栋建筑是现存上海最早的独立式花园洋房之一，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。它有着台锥形翘檐屋顶，屋面上盖有瓦楞薄板，屋顶四面均有翘檐老虎窗；西北角有一个小四方型尖塔，南向屋下方柱廊，外墙用木材制作成横线条鱼鳞板条。

1863年5月，英国人鲁宾·赫德来到上海，就任上海江海海关税务司，兼管长江各口关税。赫德是一个很典型的英派英国人，讲究规矩，职业性很强，他服务于中国海关，任总税务司长达50年之久。在沪任职期间，赫德建立了中国海关总署，招募了一批外籍高级职员。赫德为使这些远离家乡的年轻人能度过一个寂寞的夜晚，就在中国海关署附近建造了这幢中国海关署俱乐部，俗称小木楼。当年一些洋人就在小木楼里休闲娱乐，消磨夜晚。随着上海娱乐建筑的增多，小木楼不再红火，后来这所别致的花园洋房便成了海关职员家属住宅，存续至今。